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酱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凤凰山

生活

06

2019年10月25日

星期五

达州晚报

主编:郝良

责编:李奇

都市慢生活

如果一个人平凡,大抵年轻时没有远大理想,比如赵医生。很多年前,同学少年阅读《居里夫人》,掩卷遐思之际,多少年轻的心,生出无限的崇敬、澎湃的激情,暗暗立志成为科学家。我却看到晚年的居里夫人,逝于自己提炼的放射元素所致血液病,和一位同样缺乏理想的好友私语:幸亏世上有这么多勤奋的人,推动社会进步,让我们这些不努力的人享受科学成果。

没有空着的地

但是没有远大理想,并不是没有梦想,能够住进带花园的房屋,就一直是我的梦想。直到十多年前,而立多年后依然感到梦遥无期,在王先生提示:“先定一个小目标”之前,早已自悟,搬进现居带两阳台的房子。

那时候儿子不过5岁,朋友们都劝高楼封了阳台安全,然不喜欢整日活动在室内,只透过窗户看世界,希望留一处置身自然的空空间。但架不住周围一些安全事件的阴影,我有些动摇准备听朋友言,封阳台。

那日,儿子养的小白兔在阳台玩耍,大概不到一月,萌呆呆的样子。爬到了阳台边缘,伸头看几十米高的楼下,显然是吓着了,战战兢兢退到安全地带,才神色如常。看到这幕,想小兔尚知惜命、躲避危险,何况5岁小儿乎?给儿子一番现场说教,他点着同样萌萌呆的大脑袋保证不靠近阳台边缘。

于是我家保持了露天阳台。在两阳台的右边砌了两池子,一池填土栽花,一池灌水养鱼,养鱼的水浇花最有肥力。儿子只喜欢鱼,不喜欢花。那时年轻缺少耐心,在家呆不住的,带着儿子四处玩耍,花草养得泼辣,娇气一点的都难活命。

然后儿子长大上学,从本地到外地,鱼是没人喜欢了,当最后一条鱼都保不住时,便填了土变成花台。当儿子的时间越来越不属于我们,花草便越长越茂盛,俩花台显然不够填补儿子离开的时间。

于是便找匠人在两个阳台的左边,再砌花台,现在咱家有四个花台,把希望有花园的梦想微缩成花台。如同一些公园里修建世界名胜的微缩景观,让那些出不了国的小老百姓们拍几张照片,浮想出身临其境的感觉,以慰平生。

4个1平方米左右的花台,着实还得填些泥土,栽种些名目繁多的花草,花费些本人的精力和时间。家中另两个成员指望不上,大的尚能在花开时欣赏,时而惊叹着花的娇艳,摆拍出几幅图片;小的在家时间少,每当春花最盛时都不能亲见,只对那棵种了十余年的枇杷有感情,因为年年最甜最大的果都进了他的口。

阳台的花草,除了一株蔷薇和那棵枇杷,寿命足够长,是家中元老,其余更新换代很多次。有夭折断了子孙的,也有老一辈死亡繁衍了后代的,总之生生死死,每个花台都没闲过。

栽花最常生出的感慨是:只有死去的花,没有空着的地。2号花台里那株长命的蔷薇,本来有个好邻居,半人高的大栀子花,端午前后开出一片白色,采撷插瓶香气宜人,谁承想这株生命力旺盛的植物,几年前突然在开春时叶枯枝败,只得忍痛挖除。空出的那块地里,很快长出许多植物,薄荷、鱼腥草、迎春花、五叶梅,有些是什么时候掉下的种子都不知道,就把一块空地填得满满密密,春夏秋冬轮番开



花,仿佛要证明给我看,它们的美丽不输于栀子。

盆栽植物更是: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枝枯了、叶黄了、花不开了,植物便没用了,能救治时救治,不行就重新栽一盆。断不会因为死去一株花,便丢弃一个盆,连泥土都会保留,单单剔除没用的植物。

所以栽花时常心惊,原来曾经再怎样爱惜的花草,没用时哪怕心痛,也会把它们放弃,从不曾因为顾念它们的旧好,放任占据着土壤花盆。人是如此地无情。

所有的职场都是无情的土壤。能胜任时留下来,不能胜任时被替代,不要指望既往的功绩,留有永久的位置;不要骄傲地以为,谁不可替代。

放眼历史的长河,朝代替换、人物辈出,谁见了人生过百年?不过是各领风骚数十年。在自己的土壤里好好活着,只有死去的花,哪有空着的地?如此而已。

我说的隔壁老王,不是大家耳熟能详遭众人调侃透了的段子人物。

我在那条街租了一间商铺,隔壁邻居姓王,一个看似老实巴交的主。我从几百公里外的大巴山投奔到城市里来的,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,正宗的就地拆迁安置户。他名下有几套房子,隔壁那间宽敞的商铺也是他的产业。

十多年前,我想结束打工的颠簸,静下心来做点小本生意。我在成都高楼大厦之间的夹缝里,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。半个多月时间里,都是这样行游。自行车胎换了两条新的,到最后都快磨破了才找到现在这间商铺。

当初租下这间商铺的情景,我现在还记得。那时,隔壁那间商铺的玻璃门上写着“机麻茶水”,见屋里闹哄哄地有几桌麻将激战正酣。我问坐在门口的中年男人,“师傅,隔壁这间出租吗?”他瞟了我一眼,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反问,“你租来做啥子呢?”我说,你放心吧,反正不会开机麻茶馆的。

就在这家机麻茶馆的上上隔壁,也有一家同样的店。没来之前,我了解这座城市是有名的休闲城市,果然名副其实,一条不足500米的街道,有好几家茶馆,而且,生意还都不错。

中年男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觉得我不像是他的竞争对手,就“嗯”了一声,指着卷帘门上的电话号码,“你打这个电话问问那老板租出去没得。”

运气还好,跟房东讨价还价几个回合,还算顺利地租下了这间商铺。当时,我不知道向他打听商铺的那个人姓王,他就是隔壁机麻茶馆的房东。问他话,怪不得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。那几年机麻茶馆火爆,他对前来租铺子的人心存芥蒂,还以为我也是来抢他生意的。

后来的几年时间里,这条街上的机麻茶馆相

继关门歇业。一间间机麻商铺改成了卖衣服的,卖鞋子的,理发的,卖彩票的……五花八门的行业像赶趟子一样开业,又如昙花一现似的,存活不久就关张了。租商铺的人不断在变新面孔,但房东的租金像滚雪球一样,从起初的每月几百元到如今的五六千元。隔壁老王就是看到了这个“商机”,才放弃机麻茶馆不干的。商铺租给别人,自己坐收租金,还不用操心生意好坏,简直爽透了。

隔壁老王把商铺最先租给一个烘焙蛋糕的老板。我住在隔壁,却很少去照顾他的生意。哪还用去买蛋糕吃嘛,香甜的蛋糕味像看不见的氤氲般弥漫在铺子里,已经把我熏腻了,就算三年不吃蛋糕,我都不会念想。

我免费嗅之香味才一年,蛋糕老板就搬走了。

隔壁老王又在张罗下一位租客。我问他,“蛋糕”咋就搬走了?

“我就说去年每月涨五百元租金,那瓜娃子不干。”隔壁老王说得轻描淡写。

看不惯隔壁老王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儿。我知道,五百块钱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,不知要多付出几倍的汗水和心血,他是体会不到的。

“啧啧,你也涨得太猛了点吧?”我说,“心也别那么大,出门在外不容易,温柔一点嘛。”跟隔壁老王早已混熟,反正他也不是我的房东,我才这样损他一句。

隔壁老王赚到钱了,但是,他过得不快乐。

早些年政府征地拆迁的时候,隔壁老王钻了政策的空子,跟老婆办理了假离婚,多分了两套房子。自以为占了大便宜,结果老婆早已起了“歹猫”心肠。隔壁老王还算是贼精的人,却自摆了乌龙,老婆跟他来了一出东吴招亲的好戏。偷鸡不成蚀把米,隔壁老王变成了一条单身狗。

没两年光景,两个孩子就相继成家了。一套又一套房产从隔壁老王的名下分割开去,剩下的就四十多平米的安身地。我差点忘记说了,隔壁老王还有挨着我隔壁那间商铺,每月收着几千块的租金呢。

邻居们都说隔壁老王的手指甲太长,动不动就涨租客的租金。他那间商铺几乎一年一换租客,跟走马观花没什么两样。我想,那搬走的一批又一批租客,一定会背地里骂隔壁老王,说他心漆黑一片。换作我也会这样骂他的,涨房租也不分个天晴雨雨。

他拼命地涨租客的租金,惹得整条街上的商铺房东都向他看齐,害苦了所有租客。

看到商铺这块肉越来越肥厚,隔壁老王的两个子女放弃了上班,煞费苦心地从他手里夺走了商铺的经营权。从那以后,收再多的租金都跟隔壁老王没半毛钱关系了。

没准真是骂隔壁老王的人多了。隔壁老王似乎成了孤家寡人一个,邻居们以为他就此生无可恋了。

可是有一天,我看见隔壁老王从我铺子门前经过,手里提个鸟笼子,身边还带了个女人。那女人说不上漂亮,反正比他原老婆年轻了许多。我和隔壁老王四目相对,“哟,不错哦。”我主动给他打招呼。

隔壁老王冲我笑了笑,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毕竟平淡无奇的生活需要佐料,味道调匀了才有乐趣。我看见鸟儿在他的笼子里蹦跳,“你这倒是清闲自在在啥?”

隔壁老王还是嘿嘿一笑说,“不清闲自在都莫法哦。”他就差没说出口,这都是被逼的。

有时我想,人要想生活得有乐趣,就该像隔壁老王手里提着的鸟笼子一样——提得起也放得下。

隔壁老王

李柯漂